「一時代的離別」

▶中山美穗在《情書》中。

《打ち上げ花火、下から見るか？横から見るか？》岩井俊二作品改編的電影，我最先看的就是這一部，直譯作：《升空的煙花，從下面看？還是從側面看？》，也就日本人想得出這麼長的片名，官方翻譯就叫《煙花》，一個半小時的短篇，平淡卻又如煙花夜幕下日夜奔湧的河流，逝者如斯夫。

之後看了《情書》，那陣子岩井俊二風靡，《四月物語》《燕尾蝶》《關於莉莉周的一切》……到底最喜歡的還是《情書》。

一樣東西對人產生影響力最好的證明就是在記憶中反覆浮現。至今想到「情書」這個詞，腦中第一個畫面並不是信，而是皚皚白雪中的小樽，精巧漂亮像玻璃球中的風景，按下開關就會飄起雪花，閃閃發光。

明明電影不止拍了冬天，卻總是只想起雪。在那個故事裏，積雪彷彿終年不化，人也經年不老。年輕的柏原崇和中山美穗回過頭，兩個藤井樹永遠定格，成為小樽風景的一部分，如玻璃球裏的永生花。故事如此簡單，結局意猶未盡，像是對青春的一聲長嘆，要更長嗎？再不會有了，畢竟青春不過如此。

中山美穗，我是從《情書》記住的她，她非常適合這種涼開水一樣的角色和故事，對她的印象永遠是藤井樹與渡邊博子。接着是《沉睡的森林》裏的實那子，與木村拓哉演對手戲。再之後她結婚退圈，十多年後離婚回來，跳躍到《賢者之愛》的真由子，算是她最為人知的一次轉型。

下次看到什麼電影又要感嘆：如果中山美穗活着，這應該是她的角色啊。我們觀眾是多麼冷酷無情，她的舞台與人生，只是手中萬花筒那端限定一分鐘的鏡花水月。一個女演員的人生謝幕，我們卻說什麼「一個時代的離別」，都不過是自戀的總結。

逢周一見報 潘少樂活

歲末感恩

美國的感恩節定在公曆每年十一月的第四個星期四。今年感恩節在十一月二十八日，感恩節後進入二〇二四年最後一個月，是時候回顧這一年的得失了。

我的二〇二四年可分成兩截。前半部分學術休假，在內地、港澳、美國飛來飛去，和同行、學生交流研究心得，享受思想碰撞、智性發展的歡樂。後半部分回到美國小鎮，重拾教鞭，繼續在美國高校按部就班的生活。一動一靜，似乎對比鮮明。但前者也有聚焦學術的純粹和靜謐，後者不乏靜水深流的挑戰和兇險。同事們抱怨休假後重回校園的各種不習慣。比如，在我們這樣重視教學質量的文理大學，每年必須根據學生情況重新備課，不能吃老本。同事之間理念、性格差異，難免發生齟齬。學校事務繁雜，「開不完的會」。更別說今年十一月美國總統大選，給未來增加了不確定性。

但說千道萬，今年有許多值得感恩之處。學術休假是最明顯的收穫。二〇二三到二〇二四一學年休假，和父母相聚時間增多。儘管沒有能力治癒他們的病痛，但能陪伴年邁雙親，共享人間煙火，對彼此都是安慰。和老朋友重聚，分享喜怒哀樂，比起那些父母患上老年失智，自己也未老先衰、健康亮起紅燈的情況，再次領悟到自己的幸運。

從大格局看，這是疫後逐步回歸常態的一年。新時代帶來新挑戰，百廢待興，必須花大力氣重起爐灶或改變應對，都是應有之義。外界不確定時，最重要的是守住本心，以不變應萬變。生活中的小矛盾、小挑戰只是為我們提供修煉的機會。西人有言，「殺不死我們的只會讓我們變得更堅強」，誠然。

逢周一、五見報 葉歌墟里

瓊瑤筆下「公主墳」

你如果在北京的電子地圖上查「公主墳」，會得到好幾個結果，其中最著名的一個在復興門外。這個地方，我曾經非常熟悉。二十多年前，我到北京讀大學，校園在西三環，入校通知上寫得明明白白，從北京火車站前往學校有多條公交路線，但大多要在「公主墳」換車。當時對北京的地名不甚了了，只覺「公主墳」這三個字自帶皇家光環，又透露着一種過於寫實的神秘。在學校住了幾天後發現，「公主墳」是從我們學校外出幾乎繞不開的中轉站，也是一處繁華的商圈。於是，「去公主墳」成了同學間常說的話。

北京史料記載，公主墳曾叫王佐村、苑家村，清嘉慶帝第三女莊敬和碩公主、四女莊靜固倫公主同年而亡，埋葬於此。民間傳說永遠比歷史浪漫。有一種說法，長眠於此的是乾隆皇帝收於民間的義女。上個世紀九十年代，著名作家瓊瑤到北京旅遊，路過公主墳，聽到了這些傳說，大有觸動，寫出了小說《還珠格格》。一九九八年小說又拍成了電視劇。

小說和電視劇風靡全國的那幾年，正是我到北京最初的幾年。瓊瑤、金庸等港台作家，是我們這代人的文學導師。金庸和瓊瑤大概也是最早的男頻、女頻文學標籤。男讀金庸，女讀瓊瑤，標記了一個時代的閱讀風尚。說實話，我沒怎麼讀過瓊瑤的書，但知道「還珠格格」的故事梗概，或許因為故事本身，或許因為這個故事和我青春歲月裏無數次響起的「各位乘客，公主墳到了，請有序下車」互為回響。

就在前幾天，十二月四日十三時二十二分，很突然地，瓊瑤竟在家中離世。她留下遺書說：「不要為我難過。我已經『翩然』的去了！」書迷們卻無法不難過。消息傳出的那個下午，朋友圈裏同輩人痛悼瓊瑤時，不免憶起被她的小說賺去的眼淚，以及淚水打濕的青春。而淌在我回憶裏的，還有翠柏古槐環繞的公主墳。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 胡一峰知見錄

故事的啟發時刻

上回提到，有一種寫故事的結構叫「五T寫作法」，包含五個以T為首的元素，即時間線（timeline）、轉折點（turning points）、緊張點(tensions)、誘惑(temptations)以及啟發時刻(teachable moments)。我們以契訶夫的小說《變色龍》為例，提及了時間線和轉折點，今回續說。

緊張點，即來自於故事最極端的衝突或焦慮時刻。在《變色龍》中，緊張的場面來自奧丘梅洛夫的不斷變臉，以及他對小狗的處理態度，尤其是在圍觀群眾注視之下，他的猶豫顯得格外滑稽又緊張。在此，讀者被拉入荒謬的情境，想要知道奧丘梅洛夫最終會做出什麼決定。這種來回搖擺的衝突，表象是可笑的滑稽，背後卻是角色的虛偽和懦弱。

誘惑，是襯托與解釋角色動機的重要元素。在故事裏，奧丘梅洛夫面對的選擇是：他可以做出公正的決定，譴責咬人的狗，但在內心的誘惑之下，他也可以選擇討好權貴。這樣「因誘惑而改變選擇」的情節，成為了《變色龍》故事裏的諷刺核心，也是其他很多故事為了表達核心思想的手段。

最後，啟發時刻。顧名思義，這是讓角色或讀者覺悟了什麼，或學會了什麼的時刻。在《變色龍》結尾，我們通過奧丘梅洛夫的行為得到了深刻的教訓：有許多人如同變色龍一般，隨着環境而改變自己，缺乏真實的原則和勇氣，這樣的人可能短暫地順應了局勢，卻失去了內心的誠實與尊嚴。

啟發時刻是重要的，但有時只是作為中小學閱讀理解的作業題目之重要。作為一名作者，我們要特別小心處理這個重要的「啟發時刻」。當啟發時刻非常明顯，例如在故事裏，有一名權威角色以獨白的形式說出道理時，故事便顯得十分說教，也就不是吸引人的故事了。

相反，若然啟發時刻隱晦地潛伏在令人目眩的情節之中，而故事想表達的訊息變得似有若無，這也未必做到你本來想寫這個故事的目的。所以，還是那一句老話：道理清晰而簡單，實踐與練習才是真本事。

逢周一、五見報 米哈普通讀者

《蘇東坡·五年黃州》

新域劇團的「文化中國系列」，於牛池灣文娛中心劇院演出話劇《蘇東坡・五年黃州》，乃是一齣具中國內涵、文人思維，以及現代氣息的舞台劇。觀眾透過宋朝大文豪蘇軾的生平，引證現代人在功名利祿的社會，如何獲得心靈上的慰藉和歸宿。

編導蔡錫昌寫蘇東坡故事，先由倒敘說起，從東坡的幼子出生，寓意蘇家的新生命降臨，東坡的文才和思維得到傳承，然後再重述東坡官場失意的往事。宋神宗元豐二年，因為「烏台詩案」，東坡被貶至黃州，家道不景，因此要耕種務農過活。然而，被貶官的生涯，東坡樂天知命，反而對生活更有得着，套用現代社會的用語，就好像過了一次「悠長假期」，讓生命得到沉澱和啟迪。

如此故事，若是一本正經地演出來，也許過於說教，觀眾難免沉悶。蔡錫昌是香港的資深戲劇家，深明劇場的特性，因而能對觀眾說好故事，並且提升觀賞趣味，最終獲得觀眾共鳴。

劇本的時空和地域幅度甚廣，除了開場的倒敘，餘下情節大概都是順時發展，但是藉着角色的關係和枝葉事件，推進明快爽朗。此外，飾演蘇東坡的話劇演員王維，既是角色身份，間歇亦以敘述者的角度闡釋劇情，製造間離效果，同時加快劇情演變。由是，全劇既交代歷史事件，亦透過東坡周邊的官場同袍、閒情友好和家庭至愛，各色人等反映東坡的生命變化，正是主幹清晰，枝葉茂盛。

蔡錫昌身兼導演，編排手法看似輕描淡寫，實則處處經營。各演員以現代造型及服飾作為形象，增添當代氣息，但是演員仍然說着詩詞古語，雖則咬文嚼字，但是鏗鏘悅耳，高度發揮文化特色。舞台上的幾何形狀懸掛布景，配合演區的斜台，再加上幾件石型座位，以及全部透明的塑料樂器，還有輕柔文靜的配樂，令全劇藝術形象統一雅緻，充分反映東坡的高尚情操。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 輕羽文藝中年

監獄操場「星月四季」

中環古蹟建築群的「大館」，上周四晚奏響一場難得一聽的戶外演出。國寶級的澳洲室樂團聞名遐邇，曾多次來港演出，我等並不陌生。但這次演出的節目構思和配搭耳目一新，把耳熟能詳的韋華第《四季》與西亞鄂圖曼（Ottoman）風格音樂逐一交替演出，故名「星月四季」音樂會，為今年「大館操場音樂節」揭開序幕。

饒有意思的是，明年是韋華第《四季》出版三百周年，上周一香港大會堂由香港管弦樂團第一副首席梁建楓也演過一次，同一個星期演出兩個不同版本的名作，香港樂迷有福了。

關於《四季》的跨界合奏，早於一九九一年北京中央樂團交響樂隊演過一次，由劉長福以高胡獨奏，擔任指揮的正是現任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閻惠昌。這次新編合演版本請來兩位埃及裔、現居澳洲的杜華德(Tawadros)兄弟參與演出。其中哥哥約瑟夫創作七首短編作品，親自以烏德（Oud）琴獨奏，和弟弟詹士以手鼓等敲擊樂一起，既領奏自己的作品，也參與個別《四季》樂章，與澳洲室樂團合奏（見**附圖**）。整體效果趣味盎然。

烏德琴源自古波斯的傳統彈撥樂器，琴音近似結他或中阮，只是琴弦更多（目測十二弦）。杜華德是當今烏德琴大師，他的音樂感和節奏感俱強，與弟弟是全程背譜演出，全靠眼神與樂團藝術總監兼獨奏托尼提（Richard Tognetti）對望彈奏，過程中頗有即興氛圍，也彈出藍調風格。

巴洛克時期的演奏經常有「加花」習慣，即興地加入額外音符以炫耀器樂演奏。當晚演出「加花」的情況不少，小提琴、魯特琴以至古鍵琴固然炫技，烏德琴和手鼓為熟識的音符增加了嶄新的層次和效果，為現場加添不可預知性的刺激，從此《四季》不一樣。

逢周一見報 周光蓁樂問集

重視教育

為了孩子能上一所好學校，父母不惜賣掉原來舒適的房子，搬到又窄又小的學區房，通過「拼房」來爭奪名校入學資格。看到這樣的新聞，總會想起周星馳執導的《長江7號》，電影裏小狄的父親是一名勤勞的建築工人，他省吃儉用，起早貪黑地拚命工作也要供小狄讀最好的學校。

華人重視教育的傳統刻在了骨子裏。美國經濟學家托馬斯・索維爾留意到，早期移民美國的華人即便非常窮，四個人住一間屋子，一日三餐都是米飯，每天瘋狂地長時間工作，也要把他們的孩子送到公立名校讀書。

有人開玩笑地說，不少早期來到紐約的華人，學會的第一個英文單詞是「Harvard」（哈佛），第二個是「Stuyvesant」（史岱文森）。前者被認為是美國最好的大學，後者是紐約的一所老牌公立高中，申請者眾多而通過者甚少。

托馬斯・索維爾將他的觀察寫在了新著《財富、貧窮與政治》裏，其中還對上面的玩笑話特別提及。在紐約，被老牌公立高中錄取的學生大多來自中產階級或更高收入的社區，卻也有相當一部分來自早期華人移民居住的低收入社區，他們會為自己的孩子請家教，幫助孩子們在老牌公立高中的入學測驗中取得好分數，以便以後進入好大學，並在畢業後有個好生活。

現在臨到寒假，內地不少家長又開始給孩子制定假期海外遊學的計劃，來拓寬孩子的國際視野。十幾天的出國研學價格不菲，有的抵得上父母兩人加起來兩個月的收入，一些家長平日省吃儉用，卻對孩子的教育開支絲毫不猶豫。

逢周一見報 喬苓伏牛山

《謎探路德維希》

十二月，驚喜地發現了自己心目中的「2024歐美劇集第一」——英劇《謎探路德維希》（Ludwig）。這是一部標籤為「喜劇」和「推理」的「神劇」，第一季只有六集，但是每一集都無比精彩。

《謎探路德維希》的主角約翰是一位筆名「路德維希」的著名謎題創作者，寫了很多廣受歡迎的謎題書，但現實中，他是一位獨居三十年的「超級宅男」，智商高情商低、痴迷於創作和解決謎題但卻極度「社恐」。有一天，他突然接到嫂子的電話，得知任職警探的雙胞胎哥哥失蹤，他被迫「扮演」哥哥去警察局上班，在偵破一個個案件的同時，暗中追查哥哥的下落。其實雙胞胎之一代替另一個的身份查案，這個核心橋段在國產優秀懸疑劇《白夜追兇》中已經出現，而《謎探路德維希》的案件不能說有多複雜，相比起「推理最卷」、為了標新立異的日劇而言，Ludwig的案件保持了經典而清晰的風格。

我覺得，《謎探路德維希》其成功之處，不在設計了什麼前無古人的驚天謎案，而在塑造了一個個活靈活現、與眾不同、可愛又有趣的角色。再加上影片中不時出現的英式幽默，這些小小的笑點，總是在猝不及防之時突然出現，令人先是一愣，然後哈哈大笑，優雅而高明。在緊張刺激的破案過程中，適時出現的笑點很好地調節了全片的節奏和氛圍，讓整個觀看的過程都非常舒適，毫無疑問的「年度推薦」。

逢周一、三見報 利貞大川集